

## &gt; 掌故

## 冬访紫薇苑

□ 万菊芬

腾冲一中建校一百一十周年庆典,作为退休两年的老教师,我像是赴一场跨越世纪的约定。校园里彩旗飘展,笑语盈耳——时间还早,我想先去看看紫薇苑。

从中间甬道走进熟悉的月宫门,步入紫薇苑的后院。院内清寂,映入眼帘的,是两株铅华尽卸的古紫薇树。它们的枝干盘虬卧龙,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,赤裸地、凛然地直指深蓝色的苍穹。树皮光滑处,是岁月摩挲出的清冷光泽;盘曲嶙峋处,则刻满风雨雷电签下的契约。此刻,繁华落尽,所有内在的力量与线条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,就像两位洗尽铅华,仅以风骨相对的老友,在冬日晴空下进行一场沉默的对话。

我仰望着它们,心底却蓦然涌起一片烂漫的霞光。在在职的数十个春秋,每年六七月,每天上课前下课后,我总要特意绕进这苑里来。那时的它们,是何等恣意而慷慨的生命!千枝万杈,缀满密匝匝的紫红色花穗,开得轰轰烈烈,仿佛将积蓄了一整年的热情与梦想,都在盛夏的阳光里点燃、喷发。风过时,花瓣如雨簌簌而下,瓦檐、石阶、我的肩头,都沾着那柔软的馨香。学生们在花树下穿梭,年轻的笑脸与绚烂的花影相互辉映。每届新生,我都会领着他们到紫薇苑游览,辨

读“衍艺阁”“蕴秀”匾额和古色古香的楹联,带着他们领略“紫薇红霞映百年”的悠远神韵。眼前的虬枝,与心中的繁花,在这一刻重叠。唯有见识过它冬日这般铮铮的筋骨,才更能体会它夏日那倾世繁华的底蕴与分量。

步至前院的财神庙,我将掌心缓缓贴上墙面那冰冷的青石砖。弹孔依旧,深凹如岁月的泪窝;那枚锈蚀的弹头,仍死死咬在石砖缝里,像一句未曾喊完的呐喊。冬日稀薄的阳光斜照下来,更衬得这些伤痕触目惊心。周遭是庆典的喧腾,而此处,时光仿佛凝滞

在1944年某个炮火连天的瞬间。这座院落的前世,是香火鼎盛的财神庙;这里也曾是张文光的滇西军都督府所在地,激荡过金戈铁马的回响。1915年,李根源、徐家钰等先贤倡建县立中学,次年迁校于此,财神庙从此钟磬换作书声,庙堂转身为学堂。然而,真正将其魂魄淬入砖石的,是腾冲卫国御侮的烽火。炮火轰塌了戏楼一角,却未能令其脊梁彻底折断。它像一位伤痕累累的战士,坚守着自己的阵地。

如今,修葺一新的楼阁彩绘着祥云仙鹤,而弹痕就在下方,沉默如碑。这静与怒、美与殇的并置,是这片土地最深刻的记忆密码。从财神庙到滇西军都督府,从抗战废墟到复兴学堂,再

到如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无论身份如何更迭,其内核始终是“教化”。恰如联语所言:“天地富精华凿险幽求百宝,神灵严锁钥佑贤辅德赐诸珍。”——所求之宝,终是人才。

苑中不止紫薇古。南厢上下两院里,两百多岁的古桂和古梅,与一百五十余岁的双桃和素馨花,皆在此值守了百年轮回。这座小小的院落,竟被先人巧妙地营造成一个“四时花香不断”的文明雅境。花香与书香、兵戈声与读书声,在这里奇异而又和谐地交融,织就了一所百年学府最独特的气质——既根植于边地历史的厚重与血性,又绽放着文明教化的柔韧与芬芳。

庆典的乐声嘹亮地响起,召唤人们前往主会场。校庆典礼上,那些关于高考佳绩、名师风采、校友荣光的崭新数据与图景,令人振奋。然而我深知,所有向外延展的荣耀与生机,其养分始终来自内扎根的脉络。这脉络,就深藏在紫薇苑斑驳的砖石里、虬曲的根茎中、不散的芬芳内,藏在“教人求真,学做真人”那从未断绝的叮咛里。

离校时,阳光清朗。我仿佛看见,待到明年六七月,那两株静默的虬枝,必将再次燃起满树红霞,映照着一张张崭新的、求知的脸庞。这是传承,更是祝福,是一个走过百十年风雨的学府,对下一个百年最庄重、最温暖的许诺。

## &gt; 世相

## 有趣的朋友圈“点赞”

□ 赵华刚

莎士比亚在《皆大欢喜》中写道:“全世界是一个舞台,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。”我觉得这句话用到当下的朋友圈和微信群,再贴切不过了,大家就像戴着面具在捉迷藏。就以“点赞”而言,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,仿佛是一条变幻莫测的河流,看似风平浪静,实则暗流涌动。

生活中,只要你用心去观察朋友圈和微信群,就会发现为你点赞的那些人,往往是固定的一些人,而你时常牵念的人也许是真没看到,也许是视而不见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你就会发现后者居多。

曾经,我也喜欢在朋友圈、微信群,或者公众号晒一段文字,发几张作品发表后的截图,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。然而每当内容发出后,给予点赞的朋友,都是经常陪伴我的熟面孔,而我认为关系还行的朋友,有的出现在别人的朋友圈,却很少在我的家园留下身影,这看似一件小事,却着实让我有些五味杂陈。

想到这里,我认为可能是地位层次的差别,也有可能是思想境界的差异,也有可能是待人待物上的分歧。不管怎样推断,为自己点赞是别人的情分,自己确实不能勉强。不过,我也渐渐接受了这种有趣的现实,但我还是隐隐觉得,这种微妙的现象里,似乎潜藏着亲密与疏远的关系走向。

再后来,我发现这种现象愈演愈烈,不光出现在我的朋友圈,别人也常常向我吐槽。其实,我也明白点赞与不点赞,并非对作品本身或朋友圈内容的认同,而是对作者本人的支持与鼓励。只要志同道合,就会不假思索去守护,这种守护表达的是一种默契与陪伴,一种无声胜有声的问候。当然,有的朋友平时社恐,喜欢潜水,虽然不点赞,但并不代表关系的疏离。

我有一位朋友,绘画很有造诣,她每次把新作品发到微信群后,很多人都是沉默,只有少数人支持鼓励她。可是当群主或一些人的作品发到群里时,群内就像沸腾了似的,铺天盖地的点赞接踵而来,一波高过一波,弄得一片乌烟瘴气。朋友坦言:“这也没什么,最起码明白了站位问题,再说这也是用极小的‘诱饵’为成本,换来了人心的本质,至少能让自己重新审视与朋友的关系。”

有趣的“点赞”,越品越有趣。还有一种点赞,让微信群友啼笑皆非,那就是有些人想点赞却不敢点赞,唯恐自己点赞后,没有跟帖,让自己显得太唐突。还有的点赞,没真正看懂朋友圈的内容,上来就是一番大赞,比如朋友遭遇了不幸或思想情绪处于难过的状态,那样贸然点赞,无疑是在朋友的伤口上撒盐,势必会导致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。

有时候,点赞就是对别人的捧场,但是有时也是多余的。想起莫言曾说:“你弱的时候帮别人,有时费力不讨好,被认为是巴结。你强的时候,不用帮,说句鼓励的话,对方都会特别感动。”因此,面对形形色色带着隐形面具的人,与其逢迎讨好,不如久久为功做好自己。对于一些看不起自己的人,要懂得看透不要说透,自己明白就好,不要说出来,以免招致麻烦,惹得自己不开心,更不要在乎他人的点赞,权且当作“人以类聚,物以群分”罢了。

有趣的“点赞”,充满着世态炎凉的复杂性;而理性的点赞,表达着向优秀看齐的简单性,它像一面明亮的镜子,你对它莞尔,它就对你微笑。你对它睥睨,它也对你傲慢。生活中,懂得通过点赞这种方式去尊重对方,就是赢得对方的尊重,只有真诚相伴、守望相助,方能让彼此关系走得更近。



《烟雨上沧》(中国画) 李小亮作

## &gt; 往事

## 乘车记事

□ 赵玉前

在我记忆中有一件小事,它像一只春蚕咀嚼着我的心叶,使我痛苦愧疚。

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,我去青岛出差。当客车行至潍坊界内的小站,一个40多岁的庄户汉子背着一位面黄肌瘦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上了车。当时客车上的座位已全坐满了,庄户汉子对乘务员说,他要陪母亲去青岛看病,因路途遥远,问能否帮忙替他母亲找个座位。乘务员同情地点了点头,便开始动员年轻力壮的青年人让座。但任凭乘务员怎么说,车内的乘客都始终低着头,没有一人吭声。我看见那庄户汉子一脸的无奈和失望。也许是离我近的缘故,那庄户汉

子走到我面前,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,用哀求的口气对我说:“大兄弟,您行行好吧!俺娘有糖尿病,今年80多岁了,我怕她累坏了。您能不能朝里靠靠,让俺娘坐会儿?”望着那个灰头土脸、土里土气的庄户汉子和那位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脏兮兮的老太太,我断然拒绝:“我又不是雷锋,让别人发扬风格吧!”那庄户汉子碰了钉子后,便脱下褂子,铺在过道上,让他母亲坐下。正在这时,坐在我身后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忽然站了起来说:“同志,让老大娘坐我的座位吧!”那庄户汉子感激得差一点流下泪来,老太太则一个劲地唠叨着:“好人哪,好人。”

客车一路跋涉,我发现那位战士大汗淋漓,双腿不停地颤抖着。我幸灾乐祸地想:活该,谁让你出风头!

当客车终于到达终点时,乘客们陆续下车了。那位战士长舒了一口气,也艰难地下了车。但没走出两步远,他忽然倒下了,一双手费力地从裤管里拔出一条腿——原来是一只假肢。

望着那只假肢,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感到良心像被放在油锅里炸一样难受。

三十多年飞逝如流水,许多大事我都忘却了,但唯有这件小事却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它时刻鞭策着我要把温暖的手伸给最需要帮助的人。